

微型小说

两爿小店

○陈甭

市区的一个新住宅小区慢慢地住满了住户,南大门的门口几乎同时开了两爿小店,隔着大门,一左一右。

一爿是水果店,一爿是蔬菜店。水果店是一个本地人开的,店主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;蔬菜店是一个外地人开的,店主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中年妇女。

开始的时候,大家都到水果店买水果,也有人到蔬菜店买蔬菜,到水果店买水果的人比到蔬菜店买蔬菜的人多。买水果的男人买了水果都愿意和长得很好

看的小姑娘聊天;买蔬菜的男人买了蔬菜后都不愿意和长得不好看的中年妇女聊天。

慢慢地,小区住户的快递也寄放在水果店和蔬菜店里了,放在水果店的快递要比放在蔬菜店的要多,进出水果店的人更多了,进出蔬菜店的人更少了。住户到水果店买水果时,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顾自在玩手机,问她价格,她头也不抬、冷冷地说,牌子上写着:住户到蔬菜店买蔬菜时,长得不好看的中年妇

女细心地帮着挑好的菜,挑剩的,一二折处理,蔬菜店不卖隔夜菜。

慢慢地又过了一段时间,水果店存放快递的地方多了一块牌子,上面用软笔歪歪斜斜地写着:快递存放收费,小件1元,大件2元;蔬菜店存放快递的地方也多了一块牌子,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:快递存放免费。来取快递的人第一次见到水果店收费的牌子时,犹豫了一下,就往牌子下面的纸箱里放下一二元钱,拿了快递就走了。不

过,一天下来,盒子里也有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钱。

蔬菜店里的快递慢慢地多了起来,进出的人也多起来了,大家拿了快递后顺便买点蔬菜,买了蔬菜的男人也慢慢地和中年妇女聊聊天了。买蔬菜的人多起来了,有时一二元的零钱也叫店主不用找了,店主就随手放上一把葱或大蒜。水果店的快递少了,进出水果店的人少了,买水果的人也少了。

蔬菜店的快递越来越多了,后来多得放不下了,中

往事如歌

露天电影

○朱敏江

算来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看过露天电影了,心里怪想念的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就算黑白电视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也是稀罕物,因而放映露天电影便成了村里的文化盛宴。不论是盛夏还是寒冬,只要有电影播放的夜晚,总是人头攒动,丝毫不亚于如今的大牌明星出场。

在村小前的操场上,架起放映机,将幕布挂在两棵大柏子树间,一切便准备就绪了。争位置是放映前必会上演的一幕,日头微微开始西斜,小伙伴们便手提肩扛三四把竹椅抢占有利位置。在幕布前用脚步丈量,确定好最佳收看位置,并排放下竹椅,这就算是为全家人摆好了座位,谁都会为能占到一个好位置而欢呼雀跃。虽然座位是排定了,但奇怪的是,每次当电影开始播放时,前面的几排总是清一色的属于孩子。原来怕我们个子小看不见,大人们不知什么时候悄然移到了后面,就好像有着不成文的规定一般。

当换电影胶片时,总有几个调皮的孩子会跑到放映机前,将双手交叉变换着伸到光束前。这时银幕上就会出现大鹏展翅、小鸡啄等景象,而大人们则会报以慈祥的微笑,仿佛在欣赏精彩的电影片段。

露天电影不常放,往往要等村里遇到大喜事或镇文化站有要求,才会邀请放映员前来。当然,也有例外的情况。有一次,村里两户人家为争田水而互相厮打起来,最后由村干部出面调解,才认识到各自的错误重归于

好。而村里对他们的要求则是,共同出钱放一场电影,既让全村知道他们已经和好,也让乡人懂得要和睦相处,对此两家欣然接受。就因为这一点小事,我们过了一回看电影的瘾,于是我盼望着有谁家为了小事再吵一架。只是等到年底我也没有得偿所愿,看来罚放电影的效果还真是好。

那年代,农村除了广播,几乎没有其他媒体了,算来露天电影应是其中难得的一项。看电影的过程中,我们的心也会随着影片内容而波动。放映《地雷战》时,看到鬼子凶神恶煞般地冲来,我们的心就提到嗓子眼。而看到鬼子踩中地雷被炸开了花,大家则不约而同地发出叫好声。《铁道游击队》中,游击队员攀扒飞驰的火车,将敌人的运输线搅得天翻地覆,他们便顺理成章地作为偶像嵌入我们心里。小伙伴们晚上看完露天电影,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沉浸在影片中。有一次,我们看完《董存瑞》,第二天大家就找来砖头,左手高高举起,右手做出拉弓射箭的动作,嘴里高喊着:

“同志们,为了新中国,冲啊!”此时,一股对英雄的敬佩之情在心中冉冉升起。我想,不用再进行什么说教,热爱祖国、抗击侵略、为国献身……早已透过露天电影流入我们幼小的心灵。

如今影院设备先进,座位柔软舒适,立体感超强。大家均凭票入座,谁也不用再去抢座,甚至还有专门的包厢。但当年看露天电影那种感觉,怕是很难再找寻得到了。

情景交融

白沙听雨

○应红枫

在那个周末的午后,我站在舟山群岛白沙岛民宿客栈的屋檐下,透过雨帘凝视着海岸下的一湾金沙,似乎在努力倾听着吞吻沙滩的层层细浪。而浪声浅浅,从渔家墙头上晾晒着的渔网中过滤出来,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。

海岛的夏雨,总是透亮而干脆,不像春雨那般细密而迷蒙。透过檐前的雨,能看见白沙岛那湾金沙对面的渔村,以及渔村侧前方的一丛礁石,静默地伫在那里,可也是在享受这第一场夏雨的酣畅淋漓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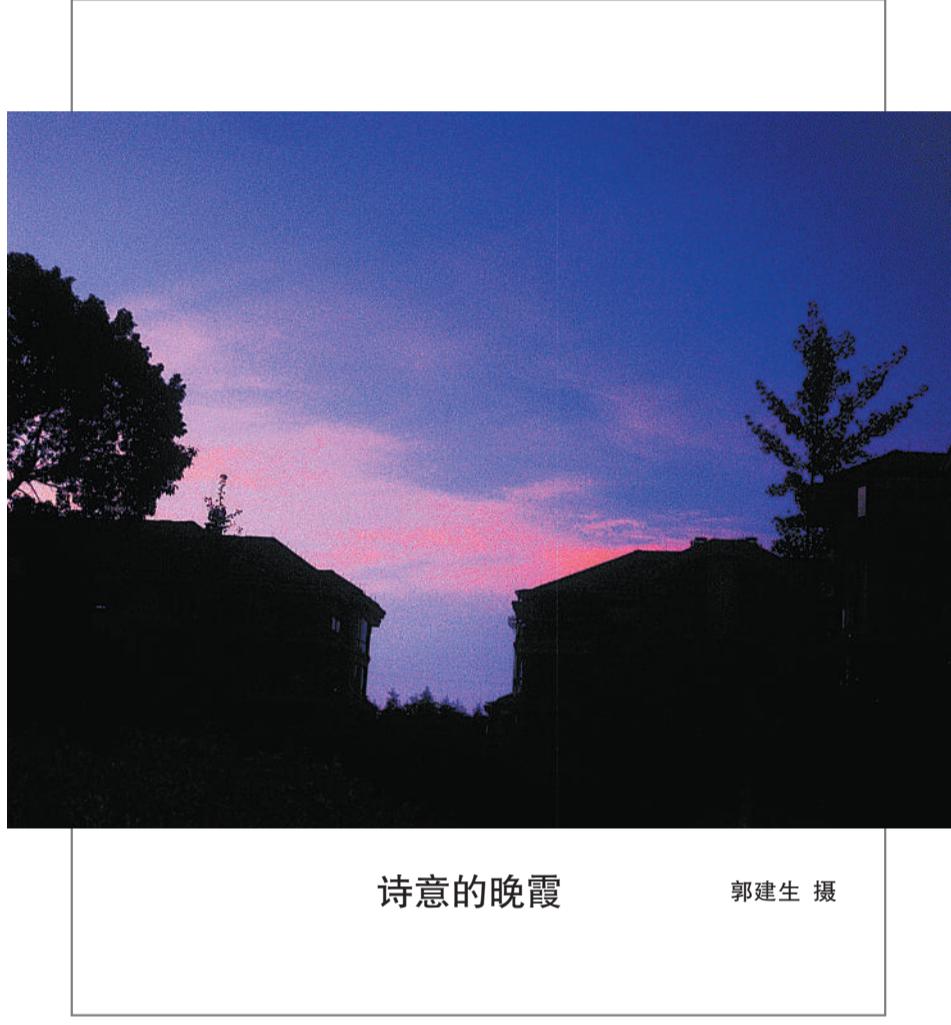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下榻的这家渔家客栈,位踞白沙岛高地,刚好俯瞰整座渔村和海景。东南面不远处那湾长约三百米的弯弓形沙滩,像一枚嵌入渔村的巨大的贝壳,沙滩沙质细腻,板结平整,是游客休闲最喜欢的去处。每次接受了海潮的拥吻后,沙地显出一片平坦的光洁,而经第一场夏雨的洗礼后,那湾沙滩更有了一份爽滑的细腻和妩媚。

雨滴也打在了渔家客栈的顶棚和檐瓦上,这清脆的声音为这幅水墨画卷般的雨中渔村,配上了绝妙的画外音。海岛渔家的民宿客栈,大多都有一个临海的大露台,铺有厚实的长条木地板,散发着淡淡的桐油味。我网约的那家渔家客栈,露台的右侧,装饰着一台从渔船上拆换下来的舵轮,正前方的栏杆上,依序挂着几个橘黄色的船用救生圈。渔家民宿的院墙,没有都市里常见的厚重的防盗门,偶尔有一排木栅栏,间或有一丛蔷薇簇拥在木栅栏后,爬上向阳的窗户,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

就像是盯着一把随时都会掉在自己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我每次看见“淘包”就像见鬼一样地逃跑。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“淘包”要作弄的孩子实在太多,他根本就忙不过来,我早就被忽略不计了。

漫漫人生路上,你我都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取经人。人生的磨难又岂止九九八十一难?除了神、妖般的对手,还有猪一样的队友啊,谁的头顶上没有达摩克利斯之剑?只是当我们无意识的时候还是活得开心、从容的;一旦感觉到悬顶之剑的威胁,我们的神经定会备受摧残。所以,我们除了居安思危,更需要学会泰然面对。

雨中的白沙岛,更有一番让人回味的意蕴。俯瞰渔村,已全然没有了以往破旧灰暗的颜色,更不是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照片里,渔民甚至还有居住在油毛毡搭建的棚屋里,今天的渔村已然是焕然一新的全新面貌。放眼望去,渔村里的民居,大多是整齐的两层小楼,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这座小岛临海的斜坡上,密密匝



诗意的晚霞

郭建生 摄

思绪点滴

追求精致活得累

○赵强

眼下在我们的周围,有一批极端小资情调的人,时时刻刻要让自己保持一种精致的状态。如穿衣要有牌子,吃饭要有菜系,逛街要去高档的场所,交往的朋友要高品位,住房得在高档社区,最好是与成功企业家、政界高官、演艺名人等为邻。这样以来,精致的人突然发现,这追求精致所带来的,可能是极端的烦恼和劳顿。

第一次读“手抄本”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张扬的《第二次握手》悄悄走进我的视线。当时此书并非印刷品,而是“手抄本”,30多万字的作品,抄在3本软面抄上。也许是辗转流传,也许是“抄手”文化水平不高,部分内容已模糊不清,只能凭借前后文连贯大意。我在一昼夜间一口气读完此“书”,很快转给其他读者。

此书后来受到“四人帮”严查,作者险些为此丧命,如今提起已恍若隔世。

当然还有很多第一,限于篇幅,就此打住。

显然,要想过上极

为精致的生活,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撑,没有发家致富的本领,这样的精致实际上只是梦想。不过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,收入不是很高,消费起来却气壮山河。一些人,要么当啃老族,使劲盘剥父母;要么当月光族,把明天的钱花得个底朝天;要么为了精致而使自己超负荷运转。

一般而言,人的经济地位、职业身份,也决定了其在

社会上的阶层归属。正如到什么山唱什么歌,挣多少钱才能消费多少钱。人们追求精致没有错,但不切实际还不能自拔,只能让自己疲惫不堪。因为,追求精致得有巨大的财力支撑。

偶尔精致一把倒也无妨,但处处都要精致,那便是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。与其在那太累地活着,不如放下精致的架子,自然而本色地活着。

直击真相

谁的头上没有达摩克利斯之剑

○王珍

以为只是习惯,以为齐刘海显年轻,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留刘海的初衷。直到有一天,我无意中摸到额头那条已经不太明显的疤痕,才想起当初的刘海是为了遮丑。掀起刘海,在镜子里看着淡淡的疤痕,往事一点一滴渗了出来。

好像是在三五岁的幼儿时,听邻居两个小姐姐在吵架。A骂B的爸爸戴着高帽子在游街。B的大哥突然提着烧火棍杀出来。两个吵架姐扭极速鸟兽散。只有我这不明真相的群众傻傻地站在原地,被飞来的那根方木棍打了个正着。血流如注……

有点宫斗的情节。

舅舅家和她家是和睦近邻,无任何过节。我只是舅舅的客人,和小姐姐更是从来没有争过一句嘴。对于她的心思,我猜了许多:是不是因为七大姑八大姨们常常对着我说“爹做官(我爹是军人)因享福,穿红着绿”让她受伤了?或者,

我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错?无解。

长大后,有一个下雨的

黄昏,我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,一辆公交车过来把我撞到了斑马线外(那年头还没有“礼让斑马线”一说)。在医院醒来,司机说他是新手上路,雨天路滑他没能刹住车。医生说我头上受伤,要把我一头长发剪掉好处理伤口。我恳求医生,头可断血可流,头发真的不能剪。这头发一剪会吓死我爹娘的!

我就这样悄悄地度过了车祸后的一段脑震荡后遗症的日子。一头长发果真是掩盖伤口的天然绷带啊,所以我一直很舍不得剪掉。有一天,和妈妈聊起这些事,感慨:一个人从小到大要经历多少风险,今天还能活着,真的是不容易!

盘点自己受过的那些大难不死的伤,感觉祸水无情,像我这样真正人畜无害、无辜、守规矩的人都不肯放过。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,

人有旦夕祸福。飞来横祸,防不胜防啊。这类无法预防的危险时刻存在,像一把隐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而还有一种明显让人提心吊胆的威胁,则更让人崩溃。

我上小学时,一日三餐都在妈妈上班的“解百”食堂里吃。除了上学时段,我常常在商场里混。那时,妈妈有个姓陶的男同事,是个永远都不会长大的大男孩。他常常惹是生非、非常淘气,特别喜欢作弄小孩子,大家就叫他“淘包”(淘气包的简称)。我不知道那是他的绰号,还以为他的名字就叫“淘包”。

有一次,我看到他又在作弄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,觉得他太不像一个“叔叔”了,就直接喊了一声“淘包”。我这完全就是作死,自己撞到他的枪口上去讨打。面对他的“追杀”,我一边喊着“救命”,一边像兔子般撒